翠袖乾坤

梁詠琪受教訓低調拍拖

查小欣

梁詠琪被偷拍到與一位年約三十多歲外籍人士逛街，兩人全程保持距離，無拖手攬腰的親暱行為，傳媒已一口咬定兩人是情侶，更將外籍人士起底，原來是有點來頭的美國駐港領事館總領事發言人，名Dolbow, Matthew Steven，似乎早已收風，且線報奇準。

有別於跟鄭伊健和法籍男友Sly拍拖，今次梁詠琪極力保持低調，我曾私信問她要不要公開戀情，她隨即答謝，並稱：「沒有什麼想回應。」直至這陣子，她坦白承認二人正在交往，平安夜她會在北京舉行演唱會，Matthew也會飛去捧場，可見是在熱戀中，卻未到見家長的程度。

梁詠琪要將戀情極度低調，主要原因是Matthew的身份比較敏感，萬一傳媒炒作負面報道破壞了Matthew的形象，他可能當不了發言人。

尤其經歷過鄭伊健一役，梁詠琪知道將戀情低調的好處，她跟伊健相戀期間起碼盛傳過他們已秘密註冊擺酒結婚，卻又多次傳出他們分手，每次見記者，做回應多過講工作。

加上那段歲月，伊健的事業處於低潮，伊健退得很後，很少曝光；相反梁詠琪正處於搏殺期，要不斷做宣傳曝光，關於他們兩人的傳聞都全靠她一個人回應，令她頗為疲累，鄭伊健的忍和隱，跟梁詠琪的拚搏，令他們在步伐上出現很大分歧。

伊健怕見記者的另一原因是，他未正式跟邵美琪分手便與梁詠琪開始。記者問他覺得梁詠琪性格如何，他直說梁詠琪比較好勝，「好勝Gi Gi」之名便一直跟着梁詠琪。她跟鄭伊健分手時，私底下有跟我訴苦指鄭伊健一句無心話令她被人叫足七年「好勝Gi Gi」，當時鄭伊健怕見記者是有原因的。

梁詠琪是個對感情十分認真的女人，每次跟男朋友分手，她都會很傷心，隨着歲月，她已由玉女階段到了適婚年齡，當然希望盡快遇到Mr. Right，而且作為藝人，新聞常圍繞着拍拖分手，對形象總有點影響，所以她學乖了，少講為妙。

她接連兩個男朋友都是外國人，大家覺得奇怪。其實不用大驚小怪，梁詠琪畢業於名校能說得一口流利英語，結識外國朋友的機會自然較多，而且當緣分到來時，根本不會計較對方國籍。

她現在處理戀情的手法，就跟她兩個圈中密友楊采妮和莫文蔚一樣小心低調，或許真能助她早日找到幸福。

天言知玄

迷湯

楊天命

天命一看見湯，便會歡喜若狂——不過，不是指飲用的湯，而是指解釋為「熱水」及「沸水」的湯，即溫泉是也！

天命向來是浸溫泉的粉絲，尤其飄雪中的北海道露天溫泉，那種於低溫中沐浴在高熱的兩極對比，更是一種別處難求的人生享受！不過，適逢上月隨蔡瀾先生到台東浸溫泉兼享受美食時，在這遊的介紹下終於發掘出另一處的人間仙境——位於台中日月潭的日月行館！

這處地方到底有何特色？表面上，它最為人津津樂道，自然因為它曾是蔣公的行館，還有其金碧輝煌的耀目裝潢。不過只要抵達飯店的房間，便會發現內裡其實另有境界：房內的個人溫泉浴池剛好可以飽覽整個日月潭的美景，天命在逗留期間一天浸浴三次，清早日出的寧靜清幽、下午觀光船漂蕩的繁華熱鬧及傍晚晚霞的濃艷繽紛，全都在令人身心鬆弛的泡浴過程中隨汗水盡收眼底！對比起北海的冰天雪地中的潔白清雅，這裡可說是動靜兼備的心蕩神馳！

天命這次到訪日月行館，絕對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意外收穫，尤其當我留意到館店包含陰陽之道的商標、大堂內青龍白虎相互配合的風水佈局，以及蘊含數理的滿地金元寶，作為一位玄學家，這一切的景象更令我對這所飯店感到格外親切。

熟知我的讀者相信都會記得，天命因愛書而酷愛台灣，從今以後我又找到另一個讓自己多多飛往該地享受人生的重要理由！

琴台客聚

父女情、女兒心

彥火

之前本欄談起昂山素姬最近與幼子金．阿歷斯會面、早年曼德拉與女兒澤妮會面的動人故事，記得十多年前，柏楊在給筆者每年大事的「家事」一項，也記下他與女兒佳佳的一段父女情誼，比之前的兩則故事，更令人感動。

「家事」中，令人高興的是柏楊提到他與前妻所生的女兒佳佳「父女和好如初」。一九九七年七月，柏楊的幼女佳佳攜四歲半的女兒，由澳洲返台探父。

柏楊與女兒佳佳之前曾有誤會，這曾是柏楊心頭一直懸掛着的一塊大石。

這段誤會說來曲折。

柏楊當年在台灣罹文字獄，銀鐺入獄。他自稱，他賴以生存的意念，全是來自與他唯一的小女兒佳佳的通信。

身陷囹圄的柏楊，日盼夜盼小佳佳的信，哪怕信上只有一句話：「爸爸，我愛你。」

年幼的佳佳最初不懂慈父的一片苦心，給爸爸寫信不多，令到慈父牽腸掛肚，待到佳佳長大了，知道親情的重要，十六歲的她，長途跋涉跑到火燒島去探望她的爸爸。

父女在火燒島相見，喜極擁抱，抱頭痛哭，恍如隔世。柏楊因這一次的會面而寫了不少詩篇。

話說柏楊曾在救國團工作，還一度被認為是「蔣經國的人」，但一九四九年柏楊便曾因為「聽收匪區的收音機廣播」而遭到逮捕，被關在台灣保安司令部軍法看守所七個月。

一九六八年，柏楊幫當時在《中華日報》主編婦女版的前妻倪明華翻譯《大力水手》漫畫，有次漫畫畫了卜派跟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，父子競選總統正發表演說，柏楊將「夥伴們」翻譯為「全國軍民同胞們」，不久，柏楊就被調查局人員帶走，然後被判刑十二年，最終減刑至八年。

後來柏楊實際被囚了九年又二十六天。在這漫長歲月裡，佳佳每星期等着爸爸給她寫信、講故事。柏楊在獄中每每趴在囚房地上為佳佳寫「小棉花歷險記」。

佳佳後來成長為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十六歲，對一般少女來說，是個充瀰綺麗幻夢的年齡，佳佳當然不例外，佳佳比別的同年齡少女，卻多了一份複雜而難言的傷痛：父親受誣入獄，母親又跟父親離婚，家庭變故，自尊心受創，使她比別的少女多了一份敏感和尷尬。

柏楊憶女成狂，在他一九七六年入獄整整八年，還剩兩個月就刑滿時，在獄中寫下一篇令人動容、懷念女兒佳佳的長詩：

吾兒出生時／秋雨正淅瀝／父獨守長廊／喃喃向神祈／護士終相告／告父生一女／此女即吾兒／此情舔犢意／兒啼父心碎／二笑父心喜／看兒漸長大／遙遙學步舉／曾入托兒所／一別一哭涕／負兒徑自歸……

一去即八載／一思一心戚／夢中仍呼兒／醒後頻頻起／而今父將歸／兒業亭亭立／何堪吾家破／孤雛幸存息／兒已不識父／憐兒淚如雨。

這首詩款深情切，是一個慈父對女兒深深的傾訴和殷殷的懷念，讀後令人掩卷歎息！（上）

百家廊

有多少深情吹散在風中

吳小彬

從今年國慶假期開始，每個周末的晚上，我都收看江蘇衛視的《非誠勿擾》，這是一檔在全國影響很大的相親節目。看着電視上熱鬧的場面，看着那些時尚的單身男女在互相打量、探問與挑剔，頗覺有趣。

聯想起曾在多家電視台熱播的《中國式離婚》與《馬文的戰爭》，我心中忽然感慨了起來：在我們的城市裡，有多少年輕的男女在為愛情而沉醉，同時又有多少曾經相戀並組成了家庭的夫妻最後勞燕分飛，多少人年輕時滿懷理想，憧憬浪漫，不顧一切地投奔，多少人後來才發覺當初的熱情幼稚可笑，愛被吹散了，家被沖毀了，只剩下一個人在暗夜裡與孤寂相伴。

真實的故事

我認識的一對中年夫婦，他們的相識、相戀、婚姻以及最後的分離，很有社會學的標本意義。

1976年，陳凱作為知青，來到距省城70公里的一個村莊下鄉。他酷愛讀書，在田間給玉米澆水時，也抽空看《讀通鑒論》。因為讀書，他認識了本村的姑娘張琳。張也喜歡看書，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讀書心得。

第二年，高考恢復。陳凱報考了一所大學的哲學系，差幾分沒考上，雖然熱心幫張琳複習語文、歷史，可生性倔強的他，卻做出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決定——此後再不考大學了，要憑自學與考上大學的人們一試高低。

1979年，陳凱回城，進了一家工廠做工，業餘時間多泡在圖書館，大量閱讀歷史和哲學著作。秋天的時候，張琳考入省師範大學，她給陳寫了一封信，陳騎車到學校向她表示祝賀。

功夫不負有心人，那幾年，陳凱學識長進不少。與國內學界齊頭並進，他也在關注和思考異化、人道主義等問題。1981年12月，利用工休時間，他寫出了一篇論文《哲學和實踐中的人的問題》，投給幾家報社均遭退稿，可被張琳拿去後，卻登在了師大刊物上。張還幫陳從學校圖書館借書，她知道陳雖是自學，可論學識、對歷史哲學問題的敏感及求知之勤奮，周圍的同學沒有幾個比得上他，她對陳漸漸生出愛慕之心，並寫信告訴了他。

大學畢業後，張琳與陳凱結婚了。1985年，陳通過招聘考試，進入一家省報工作。不久，他的才華便顯露出來，他的文章獲得了報社及省內多個獎項。雖然，早年要與大學學子一試高低的想法有些可笑，可事實證明，他的確不比有大學文憑的人差，一些方面還高出許多。他和張琳的生活也還美滿，他倆有了一個男孩，雖然有時為家庭瑣事爭吵幾句，但很快就能言歸於好。

1992年，時代風氣驟變，鑽研學問、會寫文章的才子們不再讓人欣賞，接受社會禮讚的人變成了商賈和老闆，市場經濟大潮湧起，有能力站在潮頭的人方為時代俊傑。在陳凱所在的報社，能拉來廣告搞贊助會掙錢的人才讓領導重視和提拔。在一所大學裡教書的張琳都看出了社會氣候的變化，她勸陳放下書本，投身火熱的生活，也去拉廣告掙大錢，可陳不為所動，依然故我地讀書，沉浸在海德格爾、薩特、里爾克、卡夫卡的文本中。

報社要集資建房了，每人兩萬元，陳和張月工資都在120元左右，生活及家務開銷之外，很難湊齊這筆錢。張只好找親戚朋友去借，錢雖然借來了，可她也痛感到丈夫的迂腐與無能，兩人之間的吵架次數明顯增加，感情也有了裂痕。

1994年，張看到陳凱報社不少人都有辦法掙很多錢，也去了一家報社兼職，還讓陳幫着寫稿。幹了一段時間後，張自己承包了一個版面，開始四處拉廣告。1995年，張與一位建材公司老闆交往密切起來，並漸漸有了感情。反看陳凱，還是窮酸文人一個，只會埋頭讀書寫作，「沒本事」、「循規蹈矩」，是兩人吵架時張經常貶損陳的話。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，雖為孩子又將就了一段時間，但1996年夏天還是離婚了，孩子判給了張。一對相識20年、結婚已11年的夫妻，就這樣各奔西東。

高漲的離婚率

我們看到，是隨着時代波動而演變的價值觀，左右着張琳感情的天平。商品經濟與商業化彌捲一切，使得學識豐厚、錦繡文章的陳凱落伍了，他的知識、才華由於沒有能夠市場化，沒有及時換來金錢和社會地位，所以在張眼裡失去了光彩和魅力，他們的愛情與婚姻也因此走到了盡頭。

時代的風暴，搖撼着千家萬戶。離婚率的增長，已經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向，國家民政部今年10月報告說，「中國離婚率連續30年上升」。

這份報告顯示，今年上半年，全國有84.4萬對夫妻辦理了離婚手續，這意味着每天有近5000對夫妻結束婚姻關係。此前一年的前兩季度離婚登記數字為77.1萬對，今年同比增長9.99%。

民政部的統計表明，2003年有133.1萬對夫妻離婚，2007年離婚的夫妻突破200萬對，到了2009年，全國辦理離婚手續的有246.8萬對。

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主任侯女士認為，「離婚的原因雖然複雜，但總體上跟社會變革有直接關係。人們的眼界開闊了，生存壓力加大，使得一些家庭矛盾和糾紛增多，社會交往面廣了，也使得一些人有機會感情出軌，婚姻變數由此增加。」

誰在謀殺愛情

如此高漲的離婚率，如此眾多的破裂家庭，顯然是一社會問題。悉心觀察可以看清，這與社會財富的不當分配和流向有着莫大的關連，正是這種不合理的財富配給，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與婚戀觀念。再仔細辨析，還可發現，是權力之手進入和擾亂市場，才使得正當的財富分配和激勵機制無法確立。

權力對市場干預過多過深，其結果是一些官員設法「尋租」權力，商人暗地「收買」權力，雙方一拍即合，握手成交。商人有了錢賺，官員既賺錢又得政績。他們腰包鼓鼓，香車寶馬，自然春風滿面。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，總由優勢階層來主導。這些商人和官員，由於佔有了社會財富的多數，自然引領着時代風尚。他們被樹為「優秀人才」，尊為「成功人士」，人們欣賞和追捧他們，將他們看做效法、模仿的榜樣。特別是一些女人，更對他們羨慕不已，把他們當做「白馬王子」，秋波頻送，而如果自己的丈夫或戀人不能像這些人一樣富貴、「成功」、「有派頭」，那多半便是「背運者」、「窩囊廢」。眼下，誰還會愛一個「背運者」呢？誰還會守着一個「窩囊廢」過一輩子呢？所以，許多家庭的破裂解體，許多深情厚愛的灰飛煙滅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這是一個堅硬的時代，硬起心腸才能生活。但這種生活悖逆了人的美好天性，一股「叢林法則」的腥味，讓人對其皺緊眉頭。看來，我們還須從端正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流向做起，從對權力和資本的監督與節制做起，將這蠻荒叢林慢慢引向「健康社會」。

我們也期待着，純真的愛情之花再次盛開，裝扮和美化我們的家園。

杜杰有道

濁世紅顏（之二）

阿杜

仙蒂之昔日老闆恩客一見美女幽怨相求，當即心軟柔聲安慰，再在筆架山找一層樓給仙蒂居住，並應所求助她起爐灶，在尖沙咀旺區為她開一家高爾夫用品專門店，叫在下幫手。阿杜派了宣傳部兩位美術設計師為她布置店面，兩位青春美術師每日去該店開工回來，皆口中不停談論「那個仙蒂」、「嘩，真本事，能說幾國語言」、「一點也不似是韓國人，一定是混血兒」、「親自給我們買午餐飯盒，吃得特別開心」、「有客人入店參觀，只要仙蒂招待，一定會買很多東西」、「這個女人真有吸引力，為何公司不給她開戲？」……引得宣傳部男生狗公仔個個借故上門探望，足有一個月話題都是此女子。

當時見她年過四十仍無半點老態，皮光肉滑，雙目玲瓏如水中月，打扮素顏短髮，如清水蓮花、破冰百合，笑顏體態若放牢之昂山素姬，好一朵鋼鐵冬蘭。那日半島乍遇，她已年過半百，卻仍一路上成聚目焦點。

同行友人叫阿杜把打探之近況告知，她的高爾夫球店生意興隆，大陸西麗湖、中山溫泉及遠至台灣、泰國之高爾夫球會都常派專人來辦貨，有美人坐鎮便天下雄性動物自動百川匯海萬流歸宗。而此際澳洲那個過氣騎師又來港投靠她，阿杜公司之前董事老闆已病逝，她又收回此老伴以慰寂寥。

如此這般浮沉半生，前後四十年，難怪老友陶傑和蔡瀾都說「美好的女人不會老」，阿杜就稱這位人間尤物為濁世紅顏，她人入江湖是混又不是混，一半是身不由己，一半是薄命桃花隨世漂泊，似是弱女子卻半世紀以來剛強自立獨力生存。阿杜在娛樂圈工作生活多年，結交過知己美女如林青霞、王祖賢、鄧麗君、李冰冰、范冰冰等等，屈指比較自承以這位金仙蒂為生平所見美女之首，可惜她非圈中人，無從向公眾介紹，而且此人之音容神韻，無法形容其騷在心魂之美，如有機緣一定拖她出來招展一下，世上如此骨魂真美之人實不多，五、六十歲仍然值得一見的也。

隨想國

豪宅與蝸居

興國

從住了近十年的地方被迫搬遷之後，才驀然發覺，原來我過去住的地方，可以說是一處豪宅。但是，這個豪宅，租金還不到十元港幣一呎。這樣的租金，現在還能到哪裡找到？答案是可能在最偏遠的地方還不知道有無可能。因為在我原來住處附近住宅的租金，早已是二十元以上一呎了。而且要找到二十元一呎的，恐怕比中六合彩還難。因此，我只能租到比以前少了一半空間的住所，也就是說，原來我有幸，以前住的是相當於豪宅，如今，只能住蝸居了。

其實，豪宅以前很多，因為像舊式的唐樓，都是大面積，樓頂高，除了要走樓梯不能乘電梯之外，可以說是豪宅了。像我以前租住的十一層大樓，沒有大廈名字，但是也可以算是樓頂高大面積的豪宅。

可惜唐樓和這些大廈在香港已經愈來愈少了，因為都被收購去重建更新更高更多戶的蝸居了。就像我住的那棟大樓一樣，重建後，相信絕對不會是高樓頂大面積的住所，而是一戶戶的蝸居。也許，這些蝸居會被稱為豪宅也不一定。

因為如今的豪宅定義，就是裝潢豪華，價錢貴得像豪宅，內裡的面積，事實上是蝸居而已。

蝸居而被稱為豪宅，事實上並不是對居住的人而言，而是對炒賣的人而言。豪宅升值快而大也。就這層意義來說，像我這種中產階層以前住得起的豪宅，已經消失了，只能住得起蝸居而已。未來，中產階層就注定要住蝸居了。所以，蝸居既是現實，也是一種諷刺。

路地觀察

文藝的牢騷

湯禎兆

My Space是個好東西，好一個音樂人的網絡。音樂人放上歌曲，又可以和其他創作人聯繫，把我們扔進一個真正的音樂世界。

我不知道這個「普世」的網絡在中國有多流行，因為大陸的豆瓣也十分強勁，雖然不僅是為音樂而存在的平台，但也有不少好歌及資料可以找到。

發現耳光樂隊，就知道這個MySpace網絡其實也很受國內音樂人歡迎，還看到耳光樂隊的歌迷中有Bjork的身影；若這位冰島天后Bjork真的垂青這樂隊，那麼他們的真正「仕途」就的確與網絡際遇很不相稱了。耳光樂隊創於一九九八年，但由於沒有人捧沒有人注資，一直也是維持着獨立姿態。但他們的作品卻表達出這個時代另一類的搖滾風格，以「新民俗主義」去玩那滄桑的男音嗓子，豪邁中有點不爽，唱出小市民的聲音。要歸納他們的作品風格，還是由歌詞去入手，他們就是對着種種不平而鳴，描寫之中也暗藏諷刺，但在牢騷中總也帶着警示，出發點也是樂觀的。

「哦偉大理想的朋友／你們不必保持沉默／可你們保持了什麼／一貫堅持基本原則……大家都是優秀的演員／只是經常互換角色。」他們是記錄着，也道破了身邊的景況。也別看主音趙荒唐的大漢聲線，他們有些歌曲也是有着文學根基，新碟裡有一首《相忘於江湖》，和他較搖滾的歌曲不同，它是慢慢、淡淡的憂容。以兩條互相倚賴的魚去說起，偕老的情侶，相照的兄弟，「誰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／誰能同年同月同日去／還不如彼此忘記／了無牽掛地來去／相濡以沫的我們／相忘於江湖裡」。瀟灑得來卻同樣充滿了哀愁。旋律有點像八十年代的飛圖歌曲，也叫我想起陳昇。

除了陳昇，他們也像周雲蓬，不過他們年輕，唱的更多是夢想及知識分子的心聲，不過說他們像誰 也沒意思——希望大家有機會去聽聽，豆瓣上、淘寶上都有他們的蹤跡。